

近日，美國加州的一家法院審理了 2018 年發生的一起陰謀綁架案,29 歲的男子 Anthony Valladares 被判處 16 年零 3 個月的監禁。

但其實 Anthony 只是一名傀儡，真正的始作俑者是兩名華人,28 歲的

Pasadena man sentenced to more than 16 years in kidnapping of luxury car dealer



接上期 美國的醫療產業,是美國最大的利益集團。現在美國的 GDP 里面,大約有 18%都是花在醫療上面,是發達國家里面最高的,而美國的醫療水平,卻是發達國家里面最低的。美國的預期壽命等各項指標,和黎巴嫩、古巴、土耳其之類的發展中國家差不多。與之相對比,中國醫療支出只佔 GDP 不到 7%,人均醫療支出大約是美國的十分之一,預期壽命卻只比美國低了一年左右,而且還在持續提陞。為什麼會這樣子呢?因為美國通過各種各樣的嚴苛的立法,人為地製造稀缺和壟斷,讓醫療系統能夠獲取暴利。首先就是通過“處方藥制度”,讓病人生病不能自己拿藥只能去醫院。記得小時候我喉嚨發炎了,我父母到樓下藥鋪花幾塊錢給我買一瓶抗生素,我的病就治好了。而我到了美國之後,我喉嚨發炎,需要請上半天的假,在診所排隊幾個小時,醫生和我交談 30 秒左右,開了 10 粒一模一樣的中國產的青霉素。爲了這瓶幾塊錢人民幣的抗生素,我要花上幾百美元的醫療費,算上半天一千美元左右的誤工費。我喉嚨發炎一次,損失一萬元人民幣。

諷刺的是,美國的畜牧業卻嚴重濫用抗生素。那些畜牧業者爲了讓牛羊少生病,每次喂養都會在飼料里面加抗生素。所以,美國出現了一種很魔幻的現象:在美國,牲畜不管病沒病,每一頓都吃抗生素。而人類就算病人膏肓,也無法不通過醫生買到抗生素。更魔幻的是,我現在在美國,大蔴隨隨便便就能買到,而卻對買抗生素束手無策。和嚴格的處方藥制度相對應的,便是對處方權的嚴格控制,製造緊缺。在美國,一個普通人

Guangyao Yang 以及 35 歲的 Peicheng Shen。2018 年 7 月 16 日晚上,華人男子 Ruochen ? Liao 坐着朋友的車來到 Valley Boulevard 的一家購物中心附近,他此行的目的是來會見幾名能夠幫助他討債的華人。

送他的這位朋友表示,當時 Liao 到達目的地後,便上了幾名華人的一輛黑車,當時他以爲他們是要在車上進行談話,也沒多想就開走了。但誰能想到,這竟然是他最後一次出現在大家的視線中。

其實這是一起早有預謀的綁架案,Yang 和 Shen 早先便商量好了一個對策,還雇傭了 Anthony 做他們的幫手。

Liao 剛一上車,Shen 便對 Anthony 發出信號,讓他將 Liao 打暈,以免多生事端。

隨後他們就將 Liao 帶往 Corona 的一處,在那里,他們用黑色的頭巾將 Liao 綁了起來,用膠

帶封住他的眼睛,還不停地用電擊棒擊他。第二天,Liao 的父親就收到了 200 萬美元的贖金要求。

綁架者說,如果這些錢能在三小時內存入三個中國銀行賬戶,他們就會把 Liao 給放了。

可是之後,綁匪卻又沒再聯繫過 Liao 的家人,因爲此時他已經因受傷過重而去世了,短短一天,沒有人知道 Liao 所遭受的是怎樣殘忍的對待。



之後,VDE 屍體也並未被找到,直到去年年底,聯邦調查局的幾名特工在 Mojave 沙漠發現了一具屍體,經確認為 Liao。

Yang 和 Shen 在事發後就逃往了中國,最終也還是被捉拿歸案,檢方稱,這兩人已在中國被拘留,中國當局也提出了與綁架有關的指控。

Anthony 則在 2019 年 9 月就承認了一項陰謀綁架罪名,他的量刑聽證會定于 11 月 10 日舉行。

同是同胞,但卻因爲利欲熏心而殘害了他人的性命,也把自己送上了一條不歸路,這又是何苦呢?

旅美華人:美國的腐敗令人絕望(2)

李新野 斐君思享匯

要成爲執業醫師,拿到處方權,真的是要經歷九九八十一難。在中國,直接高考報醫學本碩連讀,五年過後考完執業證書就能去很多醫院當醫生了。而在美國,要當執業醫師,你必須有醫學博士 (Medical Doctor) 的學位。而要申請醫學博士,你必須要有本科學位。

但是美國所有的大學的本科階段是沒有醫學教育的。所以你必須浪費本科四年時間,先拿到一個化學或者生物學本科的學位。然後再花 4 年時間,拿到一個醫學博士的學位。這時候你還是沒有處方權,你要花 3 到 8 年時間當實習醫師,才能拿到處方權。也就是說,從高中畢業的那時候算起,就算你沒有選錯專業,沒有休學備考,也找到了只要 3 年的實習醫師職位,你最少也需要 11 年才能拿到處方權。而且美國爲了減少醫生,故意控制醫學院招生數量。過去 20 年來,美國人口增長幾千萬,結果美國每年只招 9 萬人左右的醫學生。與之相對比,中國每年招收醫學生的數量在 80 萬人以上,人均醫學生數量是美國的兩倍。和在美國成爲醫生的困難相對應的,就是嚴禁中國人從醫。就算你是三甲醫院的主治醫師,你也是無法在美國合法執業(很多歧視都是隱性的,每年極少數中國醫生可以申請到美國住院實習的機會,就不要來杠了)。而美國的醫學博士,基本都是禁止中國人申請的——中國人可以申請醫學院里面的哲學博士 PhD,但是有處方權的醫

學博士是基本申不了的。不只是中國申請者,很多華人即使有綠卡都會受到很多隱性種族歧視。美國通過這種層層精密的制度設計,故意製造緊缺,把所有的美國人當作人質,有任何病痛只能花巨額資金才能得到治療,讓醫療利益集團賺得盆滿鉢滿。

看到這里你可能會問,公知們不是說美國的民主制度有糾錯功能嗎?美國的腐敗現象是不是會越來越少?

我可以肯定地說:絕對不會。美國的腐敗只會越來越嚴重。西方民主不是靈丹妙藥。西方民主說到底,就是公民共同決策罷了。民主政府既不代表正義,也不代表清廉。當 78%的美國人認爲中國應該爲新冠爆發負責,我們就很難說美國的民主和正義有任何聯繫。當絕大部分的美國人邏輯、數學能力低下,美國就永遠也無法解決美國的腐敗問題。美國式腐敗產生的根源,其實正是美國的這種民主制度,我稱之爲“愚民民主制度”。這麼說有點抽象,舉幾個例子吧。假設我去競選國會議員,說“我支持給中國三甲醫院醫生發綠卡,讓他們來美國執業,降低美國醫療成本。”我的對手就會通過媒體轟炸,煽動對中國的種族主義偏見:“中國那種落後的產生新冠的國家的醫生都能給美國人看病,你是不是中國間諜,把美國人的身體健康置于無物?”我如果說:“我支持廢除哈佛的歧視性錄取制度,必須按照統一

考試成績錄取學生。”對方就會用媒體轟炸攻擊我:“你是不是不支持學生全面發展?要讓所有美國人都變成只會考試高分低能?”於是,我的國會議員競選之路就此結束。再舉個例子,假如我去競選紐約市長,然後說:“我支持放開紐約市的 airbnb 短租公寓限制。”對手就會攻擊我:“你是不是要讓人把房子都租給外國遊客,讓本地人無房可住!”我如果說:“我要放開紐約市房屋局的限制,讓小開發商甚至小房東都能參與住宅建設,而不是被特朗普這種大開發商壟斷。這樣子就能提高紐約住宅數量和質量,降低房價。”我的對手就會說:“你說要放開房屋局限制,是不是要讓紐約人住香港那種棺材房?我們紐約人還能不能住上體面的住宅了?”於是,我的紐約市長競選之路就此結束。你會看到,在這種隱秘的美國式腐敗之下,我提出的對人民有益的正確的政策,都是不直觀的,要經過推理才能得出的結論。而對手對我的攻擊,雖然是錯誤的,但是卻是直接而具有煽動性的,而美國選民的水平又很低。結果就是:即使美國能出來一個像我這樣子聰明而又善良的候選人,也必然會落選,甚至會被批判到身敗名裂,社會性死亡。我在美國八年以來,一直關注美國政治。一個說到美國的腐敗根源,試圖解決美國根本問題的政客都沒有。對,一個都沒有。美國兩黨無論明面上多么互相仇視,實質上卻心有靈犀地避開美國的腐敗問題,而是討論各種無關痛癢的話題,甚至煽動種族對立,煽動意識形態對立來轉移視線。比如說,大蔴合法化,變性人上女廁所之類的議題,就是極具煽動性的無意義議題。未完接下期

卷 434 億逃美的巨騙被捕!曾砸 30 萬與特朗普合影

震驚投資圈!400 億詐騙大案“首犯”被捕,曾致 4 萬投資者踩雷!案發後逃至美國,還想“傍上”特朗普



常在河邊走,哪有不濕鞋。
一則報道,令沉寂多年的 400 億詐騙大案再度浮出水面。11 月 1 日,外媒報道稱,現年 57 歲的中國商人施建祥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被捕,據美國司法部的聲明顯示,施建祥被指控是因為 2 項欺詐和濫用美國非移民簽證的罪名,若罪名成立,施建祥或將面臨最高 10 年的聯邦監禁和最高 25 萬美元的罰款。

根據報道的細節可以判斷,被逮捕的施建祥正是“快鹿系”集資詐騙案的“首犯”,這起詐騙案始於 2015 年,涉案金額高達 434 億元,導致 4 萬投資者“踩雷”,損失 152 億,一度轟動中國投資圈。

在“快鹿系”資金鏈斷裂前夕,施建祥逃逸到了美國,被“紅色通緝”接近 5 年。其在美國行事非常高調,接連投資了多家好萊塢影視公司,甚至試圖尋求美國政治資源,曾向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關聯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並與特朗普合影。

施建祥被美國警方逮捕

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昔日 400 億的集資詐騙大案的“主謀”之一施建祥,竟被美國警方逮捕,再一次引發關注。

11 月 1 日,外媒發佈消息稱,現年 57 歲的中國商人施建祥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被捕,他被指控以欺詐手段獲得的簽證進入美國。

這則報道指出,被捕的施建祥是中國電影 (11.710,?-0.04,-0.34%)《葉問 3》的投資者之一,曾向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關聯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 5 萬美元。

由此大致可以判斷,施建祥是曾經在中國轟動一時的“快鹿系”集資詐騙案的操盤人之一,涉案金額高達 434 億元。

美國司法部官網的一份聲明中披露了施建祥被捕的更多細節,上周,施建祥在拉斯維加斯舉行的一次有關加密貨幣投資的會議活

動上被捕。10 月 28 日,施建祥首次在美國聯邦法院出庭,聯邦治安法官認爲他有逃跑的可能,下令將其逮捕拘留,將繼續在邁阿密監獄等待審判。

關於施建祥被捕的原因,美國司法部在聲明中表示,施建祥在獲取美國非移民簽證的過程中撒謊,並用以此獲取的兩張簽證於 2016 年在邁阿密國際機場進入美國。美國聯邦大陪審團指控施建祥 2 項欺詐和濫用美國非移民簽證的罪名。

根據起訴書,施建祥在 2016 年通過欺騙從而持有 2 張非移民簽證,在 2017 年 2 月使用“Long Niu”身份的旅行證件進入美國,後續以“Morgan Shi”的身份居住在加利福尼亞、內華達州。如果罪名成立,施建祥或將面臨最高 10 年的聯邦監禁和最高 25 萬美元的罰款。

值得一提的是,因涉嫌集資詐騙而逃往美國,施建祥早在 2017 年便被國際刑警組織納入紅色通緝令名單。

逃逸美國期間,施建祥一度消失在了公眾視野之內,現如今,美國司法部門的逮捕,令這位 434 億集資詐騙案的“首犯”,再度浮出水面。

400 億集資詐騙大案的“首犯”
在逃逸美國之前,施建祥及其背後的“快鹿系”一度在中國投資圈掀起巨浪,主導了一樁金額高達 434 億的集資詐騙大案。

施建祥出身於 1964 年,白手起家,通過拿到美國西方石油公司的華東區代理權獲得第一桶金,起勢於 1999 年的國企改革大潮,通過低價收購上海 4 家瀕臨破產的國有企業,其中包括了上海快鹿電線電纜有限公司,這便是後來的快鹿集團“雛形”。

2010 年、2012 年,施建祥的快鹿集團分別拿到了小貸和融資擔保兩塊牌照,正式進軍金融行業。隨後幾年內,快鹿集團依靠當時火爆的互聯網金融、影視投資快速壯大,通過“左手明星、右手資本”的模式瘋狂吸納民間資金。



施建祥曾介紹稱,快鹿集團的核心主業是“互聯網+金融+影視”,並不諱言其投身影視三個好處:明星效應爲快鹿增信、影視投資獲得票房收益權,進而並購推動上市公司股價;再包裝影視項目成理財產品向公衆集資。



的預期從旗下 P2P、衆籌平台等渠道從而籌集資金,其融資方爲合禾影視、大銀幕發行,通道方爲基金公司,資金方來自 P2P 平台,約定的年化收益甚至超過 8%。

這一過程中,快鹿集團炮製了大量的關聯公司,注冊的關聯企業數量多達 328 家,並先後入股神開股份 (5.380,-0.08,-1.47%)、十方控股,並拿下控制權,再操控上市公司投資快鹿系的影視劇,然後通過虛假票房抬高上市股價,快鹿系便借此獲得豐厚“浮盈”。

快鹿系崩盤的導火索自於 2016 年 2 月的《葉問 3》,其偷票房被多家媒體曝光,融資的全鏈條也被深挖曝光,並引發警方調查,最終“爆雷”。當年 3 月,快鹿集團下屬融資平台出現大面積兌付危機。

2019 年 1 月,“快鹿系”集資詐騙案在上海公開審理宣判: 涉案人施建祥組建個人控制的快鹿系集團,非法集資 434 億元均被轉入其個人及快鹿集團實際控制的銀行賬戶,除 282 億餘元被用于兌付前期投資者本息外,其餘款項被用于支付各項運營費用、股權收購和影視投資等經營活動,轉移至境外和購置車輛以及個人揮霍、侵吞等,判處 15 名被告人無期徒刑至有期徒刑 9 年不等,並處罰金等。

被紅色通緝近 5 年,“傍身”特朗普
儘管“快鹿系”集資詐騙案完成了審判,但投資者追繳回投資資金難度也不小,多達

上 100 個空殼公司掩護施建祥與快鹿集團將資金匯到境外,共造成投資人實際經濟損失超 152 億元。

另外,這則集資詐騙大案“首犯”並未落網,在“快鹿系”資金鏈斷裂前夕,施建祥已經逃往香港,並在香港期間謊稱生病治療,通過指派新的集團高管遙控指揮快鹿集團運營;其後以欺詐手段獲得的簽證進入美國。

2018 年 6 月 6 日,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佈“百名紅通”人員名單,施建祥爲 31 號通緝犯,疑似藏身洛杉磯,引起外界關注。但中國與美國之間沒有引渡協議,因此抓捕施建祥的難度較大。

值得一提的是,身懷巨款的施建祥來到美國後,行事非常高調,連續投資了多家好萊塢影視公司,其中包括在美股上市的 Moregan 電影公司,以及 20 多家美國商業機構。

另外,施建祥還試圖尋求美國政治庇護,其曾通過 Moregain Capital Group 投資公司爲一個與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相關的政治行動委員會捐款 5 萬美元,且其曾在一場募款活動上與特朗普合影。

但在特朗普下台後,施建祥漸漸低調。直到今年 9 月,美國證監會的一則退市公告讓其進入公眾視野。美國證監會宣佈,取消施建祥在美國控制的影視投資公司 Moregain 的上市資格,因爲 2019 年以來,這家上市公司一直沒有發佈財



務報告。

現如今,施建祥更是因爲 2 項指控,已被美國警方逮捕拘留,後續將面臨法庭審判。如果獲刑,中國要引渡施建祥的難度或許會更大,或許要等待其在美國刑滿釋放之後,再進行抓捕引渡。

據悉,“紅色通緝令”的有效期一般是 5 年,期滿後如果仍未抓到犯罪嫌疑人,可以再續 5 年。從 2017 年 1 月對施建祥發出紅色通緝令至今,即將接近 5 年期限。